

诗

经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诗经

周 清 江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07.22/30
出版
社

I207.22/30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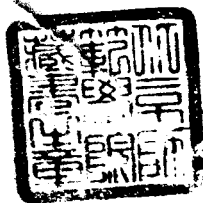
诗经

周 满 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6757



海古籍出版社

766757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诗 经

周 满 江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25 字数 72,000

1980 年 5 月第 1 版 198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0

统一书号：10186·139 定价：0.31 元

目 次

一、《诗经》概貌	1
(一) 书名来历与诗篇数目	1
(二) 《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	3
(三) 《诗经》的分类 ——释风、雅、颂	9
(四) 《诗经》的时代	18
(五) 《诗经》的地域	24
(六) 《诗经》的作者	27
(七) 《诗经》的编订问题	31
二、《诗经》的思想内容	40
(一) 周族史诗	41
(二) 贵族诗人的政治讽刺诗	48
(三) 反奴役的民歌	54
(四) 爱国主义诗篇	61
(五) 爱情诗	67
1. 快乐的恋爱生活	67
2. 爱情的坚贞与相思的痛苦	70
3. 反抗礼教压迫的情诗	72
4. 弃妇的怨恨	74
(六) 贵族的祝颂诗与颓废诗	76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81
(一) 比兴艺术	81
(二) 写实的手法和浑朴自然的风格	89
(三) 语言艺术	96
1. 灵活多变的句法	96
2. 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法	97
3. 复沓章法	101
4. 押韵的基本形式	103
四、《诗经》的地位和影响	106
(一) 从“赋诗言志”到“著述引诗”	106
(二) 《诗经》的传授和学派	113
(三) 《毛诗序》	121
(四)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126

一、《诗经》概貌

(一) 书名来历与诗篇数目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大约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就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了。不过，当时人只称它为《诗》，有时又习惯连带诗篇的大数称“《诗》三百”，并没有“经”这个尊号。

到了战国时代，《诗》才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儒家大师荀子说：

学恶(wū 乌)乎始？恶乎终？曰：“其数(方法)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研究礼仪)。……礼之敬文(恭敬礼貌)也，乐之中和(醇正和乐)也，《诗》、《书》之博(内容博大)也，《春秋》之微(微妙深奥)也，在天地间毕(尽)矣。

——《荀子·劝学篇》

荀子所举的“经”里有《诗》。“经”字的原义在《说文解字》中有解释：“经，织从(纵)丝也(从丝二字系段玉裁所补)，从糸至声。”是说织机上的纵丝叫经。这是“经”字的原始意义。由于织机上先有纵丝(即经线)，后织横丝，由此又引出“常”、“常道”(永恒法则、原理)的意思。孟子说：“君子反经(使事物返回经常正

道)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孟子·尽心下》)这里的“经”字就是“常道”的意思。荀子把《诗》、《书》、《春秋》看作体现“常道”的书,故称为“经”,但也只是一种尊称,经书的地位并不象汉朝以后那么尊崇。

《诗》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并取得莫大的权威,是在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那时汉王朝空前的强大、统一,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而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一跃而为统治思想,原来儒家的几部经书,就随之取得了空前的权威,被尊为垂教万世的宝典。汉武帝为提倡学“经”,设置五经博士(博士是比较尊显的官职,俸禄六百石,在朝廷可任奉常、侍中,到郡国可做守相、诸侯王太傅等官),懂得经书的人,做了博士以后,还可以招收弟子。那些弟子都是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他们学会一部经书,通过考试就可以做官。由于这种利禄的引诱,许多人就拚命读经。自然学《诗经》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他们学的方法不对头。他们把《诗经》当政治课本念,挖空心思地在诗句中搜寻先王事迹,圣人遗训,把诗意歪曲得面目全非。这说明以“经”的观点读《诗》,危害多么大。我们现在研究《诗经》,首先要清除他们堆在诗上的垃圾,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为指导,才能给它以正确评价。

下文介绍一下诗篇数目和编排情况。

《诗经》所收的诗,是三百〇五篇,所谓《诗》三百,是举其整数说的。这三百多篇诗,分作《风》、

《雅》、《颂》三部分。

《风》之中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桼(kuài 快)风》、《曹风》、《幽(bīn 宾)风》。共有诗一百六十篇。

《雅》分为《小雅》、《大雅》两种。《大雅》三十一篇。《小雅》在目录上有八十篇，而实际有诗七十四篇，因为其中有六篇有目无诗，所谓“笙诗”(说见下节)。三百〇五这个数字，是不包括这六篇“笙诗”的。以前有人坚持要把它们统计在内，说诗三百一十一篇，实在是没有意义的。《雅》在编排上，又以十篇为一组，以每组首篇之名为组名，如《鹿鸣》之什(十)、《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等。这大概是为了翻阅的便利。

《颂》诗一共四十篇，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

(二) 《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

《诗经》，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部诗集，其实本来是一部乐歌总集，就是说，三百〇五篇诗全都是配乐演唱的乐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世家》)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墨子也说过：儒者“诵诗

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这些材料说明《诗经》原是个唱本，孔子不但听过演唱，而且还把走了调儿的歌曲校订过一番，就连墨子也还观赏过弦歌鼓舞的盛况，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乐曲失传了，我们现在只能见到它的歌词，当诗读了。

从歌舞曲到诗，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我们知道，最早的文学艺术是在原始人类的集体劳动中产生的，诗歌也不例外。汉朝有一部叫做《淮南子》的书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道应训》）“邪许（yé hǔ 爷虎）”，这是劳动呼声。原始人以这种简短有力的呼声，协调抬木者的步伐、鼓励精神、表达感情。原始人的诗歌最初就是类似“邪许”的劳动呼声。通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原始人的大脑和发音器官都随之发达起来了。于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有节奏的表现劳动内容的歌谣，和模拟劳动生活或动物动作的舞蹈。关于诗、乐、舞三者的结合，我国古代就有人论及，如《毛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长也）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吕氏春秋》还记载着古代歌舞的情况：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quē 缺）：
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
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

禽兽之极”。

——《古乐篇》

这两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诗、歌、舞三者结合的事实。葛天氏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他这时的歌舞是三个人手持牛尾，投足起舞。他们的歌辞早已失传，只留下了标题，但仍可看出舞蹈的内容是：狩猎、畜牧、耕种、祭祀等。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一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优美的歌舞，可惜流传下来的太少了，现在只能在《易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书中看到一点零星的歌谣片段，而且还可能夹杂着一些后人的伪托。

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出现了脱离舞蹈的诗歌。在《诗经》时代，歌与舞已经分立，收在《诗经》里的大部分是歌，只有一小部分是舞曲，如《周颂》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等。我们再从当时社会上的应用情况看，人们也主要是用歌唱的方式来表情达意的。《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当时郑国讨伐宋国，宋国派大将华元率兵抵抗，结果华元被俘，宋军一败涂地。后来宋国用了百辆战车和几百匹好马，才把华元赎回。有一次华元去视察筑城墙的情况。筑城的奴隶就唱歌讽刺这位败将，歌词是：“睥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听了以后，就叫他的车夫答歌：“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筑者又唱道：“从（纵）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终于斗不过筑城者，就

狼狈地溜走了。这首筑城者的歌没有收入《诗经》，但类似这种歌的，在《诗经》里还是相当的多。同时，有些贵族官吏也常用歌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诗句中明白点出旨意的，如《小雅·四牡》：“式用作歌，将母来谕。”又如《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等，这些诗句说明诗与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诗是歌的内容，歌是诗的形式。

当时，贵族官吏的诗歌，可能是直接献给乐师，乐师再演唱给天子听。对于民间的歌曲，就由采诗官下去收集，最后交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把民歌都按音律加以整理，配上乐器^①，然后再演唱出来。这就是“乐歌”，而原先没有配乐的歌曲被称为“徒歌”。

当时周太师掌管的乐歌一定是很多的，不过编入《诗经》的只有三百〇五篇而已。这三百〇五篇是当时乐工们的常用乐歌。在春秋时代，除周天子的乐府外，鲁国保存的最为完备了。这虽是推测之辞，但也有些证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这位公子对礼乐特别爱好，所以他请求听鲁国保存的“周乐”。鲁国的乐工给他演唱了《周南》、《召南》，他听了以后就说：“美呀！政治有了基础，但还不够完善，然而已做到劳苦而不怨恨了。”乐工们又演唱《邶风》、《鄘风》、《卫风》，他评论说：“美呀！深刻呀！人民虽有忧患而不至于疲惫不

^① 《汉书·食货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

堪。我听说卫康叔和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肯定是《卫风》了。”就这样，乐工唱一国他评论一国，接连唱完了十五《国风》，又唱完了《雅》、《颂》。乐工演唱的内容与今本《诗经》完全一样，这证明现在的《诗经》就是鲁国乐工所演唱的“周乐”的唱本。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古人的言谈中，看到一些个别乐章的演唱情况，以及某些结构上的特点。孔子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想，《关雎》这首诗演唱起来一定是非常热烈动听的。师挚是鲁国的太师（乐官）。“始”是指乐曲的开始。“乱”是乐曲的尾声。什么是“《关雎》之乱”呢？过去曾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我们觉得唯有阴法鲁的解释比较合理。他说：“《关雎》之乱，不是以《关雎》作为‘乱’的意思，而是指《关雎》乐曲中的最后一部分，它的歌词即现存《关雎》诗的第三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个乐章洋溢着欢乐热烈的情绪。乐曲的旋律节奏，当然比歌词还要复杂得多。‘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的歌词也要求有洋洋盈耳的乐器伴奏。”①“乱”是歌舞曲的高潮所在，又是歌词主题的所在，所以较长的歌舞中大都有“乱”。《周颂》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原是大武（歌颂周武

① 《〈诗经〉乐章中的“乱”》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3期。

王灭商建立周朝的舞蹈)的歌词,其中《桓》就是这套舞曲的“乱”词。“乱”的运用,反映了《诗经》时代音乐舞蹈的艺术成就。

在《仪礼》这部书里,还记载了当时一些典礼用乐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经》在当时某些用途。如《乡饮酒礼》有一段是:

设席于堂廉(侧边),东上……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笙人)入堂下磬南(吹笙人站在堂下磬的南面),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用笙吹奏)《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写出了典礼用乐的情况。“正乐”是典礼中规定用的乐章,“大都是裔皇典丽的篇章,不出《南》(《周南》、《召南》)《雅》之外;不规定应用的,不妨有愁思和讽刺的作品,《邶》《鄘》以下和《雅》中的一部分,便作此等用。”^①笙是一种簧管乐器,笙《由庚》就是用笙吹奏《由庚》的乐曲,这种乐曲过去称作“笙诗”,在今本《诗经》里一共有六首,即《小雅》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个题目下都是没有词句的。《毛传》说这六篇“笙诗”原来是有词句的,由于遗失了,只剩下六个标题。

^① 朱自清《中国歌谣·歌谣的历史》。

朱熹则认为“笙诗”原来只是乐曲，本无词句，他的根据就是我们在上文所引的《乡饮酒礼》那一段，他说：“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辞明矣。”（《诗集传》《小雅·华黍》注）朱熹之说出来后，关于“笙诗”的解释就出现了两派，一派是维护《毛传》的说法，一派则主张用朱熹的说法。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相信朱熹之说的人比较多一些。

诗与乐的分家，是从孔子时代开始的。顾颉刚说，孔子时代“是乐诗的存亡之交，他以前乐诗何等盛行，他以后就一步步的衰下去了”（《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载《古史辨》第三册）。朱自清也说，孔子“当时献诗和赋诗都已不行。除宴享祭祀还用诗为仪式歌，象《仪礼》所记外，一般只将诗用在言语上；孔门更将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诗言志辨》）。孔子对诗乐是非常爱好的，他曾极力维护诗乐，使它免于衰亡，但终于无能为力，到战国时，连儒者也无法听到诗乐的遗音了。

（三）《诗经》的分类

——释风、雅、颂

《周礼·春官》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把“六诗”叫做“六义”。古今学者对这两个名词有种种不

同说法，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其中有一种较好的说法是：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毛诗正义》《大序》“诗有六义”句《疏》

这段话是唐朝人孔颖达讲的。他主要的意思是说，风、雅、颂是诗的体制；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古今学者大都认为这是正确的说法。

下文我们分别讲一下风、雅、颂的含义。

1. 释 风

《毛诗序》说：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jué 决）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这是解释“风”的最早的说法。它的道理是，由于风能吹动万物，所以就以风比教育感化和讽刺的作用。君主用教育的方法感化（奴化）百姓，臣民以讽刺的手段劝谏君主。由于教育和讽刺都是借用诗歌形式进行的，不是直言不讳地批评或指斥，就能收到含蓄、婉转、易于接受的好处，这叫做“主文而谏”。这种说法，很明显地体现了汉朝人的封建礼教观念。而且完全是望文生义的说法。

宋朝人开始突破《毛诗序》的观点，而提出了不少新的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说法。他说：

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诗集传》卷一《国风》序

朱熹继承了《毛诗序》的风动教化观点，他的贡献是肯定“风”是“民俗歌谣之诗”。由于他并没有突破礼教观点，还是把“风”与圣人、教化联系起来，所以他的说法仍有问题。

近代学者，把《诗》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对风，以及雅、颂的本义才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现在大都承认，《诗经》原是春秋时代各国乐师演唱的一部歌曲总集，其中每首诗都是能配乐演唱的，“风”本来是音乐曲调的意思。音乐曲调为什么用“风”命名呢？这是因为古人见风吹时，能发出大小高低、清浊长短各种声响，有如音乐，便以风比乐调。庄子把风称为“天籁”，就是这个道理。《大雅·嵩高》末三句说：“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意思是说，他的诗很长很美，他配诗的曲调也极好听。“风”在这里就是乐歌曲调的意思。我们知道，《诗》中三百〇五篇乐歌，是从全国许多地方的乐歌中选出来的，因此，各种乐歌的地方特色都是很明显的。由于古乐失传，现代人无法说明它们的特色了。编《诗》人显然是注意到了诗乐的地方性，编辑成书时

就按方域编排，分成了十五《国风》。《国风》的“国”字不等于现代所讲的“国家”，而是方域、地区、邦的意思。如《周南》、《召南》、《王风》、《豳风》就不是以“国家”意义命名的，而是说周南、召南之地的土乐，豳地的土乐。“王”是东周京都之地，“王风”犹今言京腔、京戏之类。其它卫、郑、陈等虽是国名，但那不过就是说，卫地土乐、郑地土乐、陈地土乐而已。就如我们现代所说的秦腔、昆曲、粤曲、越剧，或山西调、陕西调、湖南调等。过去有人认为《周南》、《召南》不应算是“风”诗，《诗》三百篇应分做《南》、《风》、《雅》、《颂》四部分。他们虽有不少根据，但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也暂不取这种说法，仍把二《南》算在“风”诗里头。

2. 说 雅

《毛诗序》说：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这就是说，雅是讲政教成败的诗。把“雅”解为“正”并不错，但再引申为“政”，并得出“言王政兴废”的结论，就未免望文生义了。

朱熹提出了新的讲法：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

——《诗集传》卷四《小雅》《序》

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到，朱熹继承了《毛诗序》对“雅”的解释，但他并不过度引申，而解为“正乐”，这是正